

裴斯塔洛齊（西元一七四六—一八二七）

劉焜輝



裴斯塔洛齊長眠於此。

一七四六年一月十二日生於沮利希，

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於卜孤多福逝世；

在新莊為貧民的救濟者，

以「廖德與葛妹」教誨民眾，

在斯丹茲為孤兒之父，

於卜孤多福創辦國民學校，

在伊佛登則為人類的教育家；

他是：

一個真正的人、真正的基督徒、真正的公民，

犧牲自己，一切為人。

願上帝祝福他！

※ ※ ※
以上是刻在裴斯塔洛齊墓碑上的字句。在西洋教育史上，裴斯塔洛齊的多彩多姿，可以說是空

前的。我們說：近代教育的基本概念，賴盧梭、裴斯塔洛齊、福祿貝爾三大教育思想家才能建立，這誠非過言。盧梭以一個「夢幻者」預言教育應循的途徑，裴斯塔洛齊卻以八十一年的人生涯，在新壯斯丹茲、卜孤多福、墨恆布西、伊佛登等地親自實驗盧梭的預言，且加以修正，樹立了教育愛的楷模。

早年喪父

裴斯塔洛齊（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）的遠祖，在十六世紀中葉從北部意大利遷到瑞士。父親是外科醫生，尤精於眼科手術。一七四六年一月十二日，裴斯塔洛齊誕生，五歲時，父親因病逝世。家裡有比他大一歲的哥哥和剛出生的小妹妹。他的母親蘇珊娜從一九四二年結婚到一七五一年之間，共生了七個小孩，可是，其中四個人都在四、五歲時夭折了。

裴斯塔洛齊的父親去世的時候，母親才三十多歲，因為子女接二連三地夭折，使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，健康情形欠佳，並且也沒有什麼遺產。父親臨終時，要求女傭巴貝莉（Babelli）在他過世後繼續幫忙蘇珊娜養護子女，巴貝莉答應終生為裴斯塔洛齊一家服務。裴斯塔洛齊晚年所著「鵝鵠歌」（Die Schwanengesang）即是回憶當時的情形。他寫道：「當父親聽到巴貝莉已答應要幫忙到底，眼睛一亮，內心感到安慰而逝世了。」

蘇珊娜的身體雖然孱弱，卻在丈夫逝世之後憑著堅強的信仰，勇敢地承擔了這個重擔，在巴貝莉

協助之下，專心一意地養育子女。裴斯塔洛齊描寫他的母親說：「我的母親完全忘了自己，摒棄她的年齡與境遇可能遭遇到的一切誘惑，專心一意教育三個小孩。」巴貝莉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忠實工作，以愛心侍候蘇珊娜和孩子們。裴斯塔洛齊筆下的巴貝莉有這麼一段：「她的行為、她的忠實、她的一切品德乃是崇高、單純而虔敬的信仰所賜。」

貧窮可能使人墮落，然而有信仰的家庭、瀰漫愛情的家庭，卻可以克服家境的窮困。裴斯塔洛齊幼年喪父，像許多偉人一般，他在母愛的滋潤裡長大。

確立終生的目標

裴斯塔洛齊進入三年課程的德語學校，又經過三年課程的拉丁語學校，從一七六一年到一七六三年（十五歲至十七歲），他在文科專門學校修完兩年的課程。他小時候受到祖父的感化，立志做牧師，進入喀羅利那大學研究神學。可是，後來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做一個牧師，並且喜讀盧梭的「民約論」與「愛彌兒」，養成批判社會的眼光。他向來厭惡貪污與不當的壓迫，覺得以宗教的溫和而間接的方法已無從直接救濟社會，乃改變志願，做一個窮苦人民的保護者；於是改修法律。可是後來他研究法律的志願也因為健康及其他理由而中斷。

比裴斯塔洛齊大四歲的友人布倫朱利，見識廣博，思慮周密，臨終時曾經告訴裴斯塔洛齊說：「你應該避免選擇因自己的善良與真實而吃虧的路，應該選擇不陷於任何危險的寧靜的生活。除非你的

身邊有一個對於人、事具有冷靜的判斷與知識，並且可以信賴的誠實的人，他能夠保護你可能遭遇到
的危險，否則你最好不要參與重要的謀略。」這個忠告證之裴斯塔洛齊的一生，堪稱「知己之言」。
裴斯塔洛齊為了憧憬「寧靜的生活」，把有關政治、法律、社會問題的論文付之一炬。一七六七年他
放棄在大學進修的念頭，累積了兩年的從事農業的經驗，一七六九年秋與安娜結婚，一七七一年春在
新莊（Neuhof）定居，從事農業。他那多姿多彩的教育家的活動也就從此展開了。

貧民的救濟者

裴斯塔洛齊婚後住進一棟平房，稱為新莊，可能用來表示他一家踏進新生活的「新住宅」。儘管
「新莊」這個名稱很動聽，實際情形卻名不符實。他原想利用瑞士的不毛之地，導入新的農業技術，
實施農業改良，以實現救濟貧農、改革社會的願望；可是他卻缺乏農業管理的才幹，資金週轉不靈，
未滿五年就歸於失敗。

然而他絕不是遭遇挫折就氣餒的人；相反地，從這一次的失敗，裴斯塔洛齊深深地領略到只是改
變外在的條件仍然不能救濟貧民，必須藉教育的力量才能收效。換言之，裴斯塔洛齊是受了事業失敗
的刺激才對於人生的使命恍然大悟。裴斯塔洛齊最關懷孤兒和貧苦兒童的命運。為了教育貧苦兒童，
他認為必須使教育與勞動結合起來；每天的勞動可以帶給他們麵包，每天的學習可以教給他們如何有
效地賺得麵包並增進德性。

裴斯塔洛齊爲了這個目的，下決心開放自己的土地和紡織機。他在「隱者夜話」(Abendstunde eines Einsiedlers)中曾經描寫當時的情況說：「我們的處境給妻子帶來了很大的痛苦，然而我們想把時間、精力與剩餘的財產獻給貧民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決心，卻未曾動搖。」

一七七四年冬，勞動學校開辦了。最初只收留二十名學生，他們在晴天隨著裴斯塔洛齊耕種，雨天紡織，上課時間很短，可是收效很大。新莊的這項新計劃後來傳遍遐邇，有心人也開始瞭解社會事業的意義，對裴斯塔洛齊深表敬意。他在一七七七年收容貧童達三十七名之多，並計劃將來能增加到一百名。他認為教育不是給予，乃是個人自由去得到的。

然而他的事業規模初奠之後，各地的貧苦兒童湧來，一度增加到八十名，經濟上的困難壓迫著裴斯塔洛齊。他後來在「葛妹如何教其子？」(Wie Gertrud ihre Kinder lehrt)中說：「我為了想讓乞丐過著像『人』的生活，把麵包分給五十名乞丐的子女，連我都過著乞丐一般的生活。」其艱苦可見一斑。

一七八〇年，裴斯塔洛齊付出了所有的財產，學校卻被迫停辦了。他在新莊的事業——無論是農業也好，教育也好——都歸於失敗。可是他的精神卻遍及全瑞士，他的教育精神對於農村教育有很好的啟示。誠如他自己所說：「如果知道量力而為，不要把規模擴充太大，可能就不會失敗。」然而他卻無法拒絕那些站在門口的貧苦兒童，他的失敗乃是由於愛的精神所致。從失敗的經驗中，他對人類內心的尊嚴和教育的力量得到深刻的信念。

在他潦倒的日子裡，裴斯塔洛齊先後完成了隱者夜話、廖德與葛妹（Lienhard und Gertrud）等代表著作。

孤兒之父

法國革命波及瑞士，動亂產生了許多孤兒。為了孤兒而獻身孤兒教育，這就是斯丹茲時代的裴斯塔洛齊。一七九八年十二月，他欣然赴斯丹茲主持孤兒院，翌年一月四日起開始收容兒童，共收容了從四歲到八歲的幼兒八十名，其情況可以說是「生產勞動實驗學校」的翻版。他所接觸到的是多疑、厚臉皮、怠惰、固執、粗暴、膽怯的孤兒，裴斯塔洛齊都需要完全接納他們。他說：「我並不掛意學校教育的匱乏。我相信：不管怎樣貧窮、怎樣不良的兒童，總是具有神所授予的人性。」因此他深信：「就像春天的陽光普照冬季的大地一樣，兒童的情況將會迅速改變。」

裴斯塔洛齊在斯丹茲的活動雖然不足六個月，其教育效果卻非常顯著，對於當時歐洲的幼兒教育與初等教育均有影響。裴斯塔洛齊致友人凱斯納（Gesner）的「斯丹茲書簡」（Über den Aufenthalt in Stanz）裡，對於當時的情形有詳細的描述，令人對於這位人道主義的教育家肅然起敬。

裴斯塔洛齊教育孤兒的方針是「捨棄人為的方法，以環繞兒童的自然以及兒童們日常的要求、活潑的天性，做教育的手段。」所謂「人為的」方法，即預先組織規則、秩序、教材等，使兒童就範，他認為這種學校教育只能令人性「萎縮」。他所強調的是「家庭氣氛的學校」，在自然的氣氛裡建立

人際關係。

裴斯塔洛齊遇到兒童有頑固、粗暴的情形，就以嚴格的態度糾正他，有時候甚至不惜施以體罰。他也知道從教育的原理來說，體罰應該避免，然而他一實施懲罰後，立刻與兒童握手，去吻他們，兒童們也就非常高興」。可見只要以純粹的愛為出發點，並不會給兒童們壞的印象，也不致引起他們的誤解。他說：「教育家如果想要指導兒童，這種善不應該是動搖不定的，必須在本質上是善的，並且要讓兒童知道善的存在。」這是值得洗耳恭聽的。裴斯塔洛齊在斯丹茲書簡中敘述：「我和他們一起哭、一起笑。他們把世界置諸腦後，也忘卻了斯丹茲，只知和我在一起，我也跟他們生活在一起。他們的飲食就是我的飲食，我是一無所有，沒有家庭、沒有朋友、沒有僕人；有的，只是兒童。無論他們是健康的時候或是疾病的時候，我都跟他們在一起。我睡在他們的中間，最遲上床，卻起得最早。我順應他們的要求，在他們就寢以前，在床上一同禱告，並且教育他們。」當時裴斯塔洛齊是五十三歲，他說：「我想我是這個社會上最不適宜做這個工作的人。……然而我却貫徹地去做，我所憑藉的就是愛。有真實的愛，並且不怕背負十字架的時候，愛就具有神的力量。」

難道還有比這種真摯的教育愛更崇高的境界嗎？

創辦新學校

一七九九年七月，斯丹茲的孤兒院被收回做野戰醫院，裴斯塔洛齊赴卜孤多福（Burgdorf）當小

學教師。他在卜孤多福停留四年，初任公立學校教師，後來在卜孤多福古城創設私立小學。這期間是裴斯塔洛齊在學校教育方面最幸福的時期。他說：「我的事業在卜孤多福開始，也在卜孤多福完成。」可見創辦這所學校是他最得意的傑作。

在學校裡每天朝夕有兩次集會，兒童們在上午六時和下午十時要集合在講堂，他們稱他為：「爸爸：裴斯塔洛齊」，為了想最先和裴斯塔洛齊打招呼，有的兒童竟偷偷早起。他與每一個兒童一一握手，就像父親對待子女一樣充滿慈祥與信仰。因此，裴斯塔洛齊的每一句話都能深深打動兒童們的內心。

裴斯塔洛齊常整日想著自己在早晨禱告時對兒童們所說的話，希望能影響兒童的行為。

有教無類

裴斯塔洛齊一生中最後的事業以伊佛登（Iferden）為舞臺。一八〇四年八月，裴斯塔洛齊把學校的一部分從墨恆布西（Münchenbuchsee）遷到伊佛登，該地是使用法語地區。但是裴斯塔洛齊及其同伴都是德語地區的人。對法語並不熟練，因此他們希望有一天能搬到使用德語的地區去。

然而伊佛登市當局卻非常感謝他把這所名震全球的學校搬到該市，給予最大的援助，提供了一座古城。裴斯塔洛齊與安娜夫人生活在學校內，每天早晨兩點鐘就起床，勤於著作；教職員也都在三、四點鐘的時候就起床，過著很有規律的生活。當時七歲到十二歲的兒童約七十名住在宿舍裡，由國內

及德國北部前來進修的教師也住在一起。鎮上的走讀生約二十名，教師有八名，他們與兒童起居同室，共同進餐，學校充滿了溫和、親切、信賴、快活、秩序與規律。裴斯塔洛齊與教師們等到兒童們就寢之後，才討論當天所發生的事情和教學成果。星期六晚上則開討論會，互相研究。

日後成為著名史學教授的魏曼，從一八〇五年起曾在該校就讀兩年，那時他是八歲至九歲，他敘述當時的情況說：「當我們看不到裴斯塔洛齊爸爸的時候，大家都愁眉不展，由此可見大家是多麼尊敬他。他再出現了，我們都盯著他不放。約有一百五十名到兩百名來自各國的年輕人聚集於此，共同學習，共同遊戲，過著快樂的生活。」

在該校服務的教師都很信賴裴斯塔洛齊。教師的日常生活有保障，但是並不支領薪俸。兒童們的學費存放在裴斯塔洛齊房裡的金庫中；教師如果需要買東西，可以逕自金庫中取去所需要之款。

裴斯塔洛齊常常收容繳不起學費的兒童，使學校財政陷於困難。當時有一個木匠的徒弟因求知心切，又無法入學，每天上課時都在教室外聚精會神地聽講，裴斯塔洛齊設法讓他聽課。這位少年長大後創辦一所女學校，頗有成就。裴斯塔洛齊的慈愛，由此可見。

裴斯塔洛齊原先在新莊遭遇挫折的時候，毫不灰心；然而後來正當伊佛登的名聲遠播，他反而感到學校的缺陷。一八〇八年元旦，他集合了全校師生，前面放著一具棺材，發表沉重的訓話，感歎學校生活已逐漸失去了愛。他置身於順境而能警惕反省，確是裴斯塔洛齊的偉大人格之表現。

一八一八年一月十二日，裴斯塔洛齊七十三歲的誕辰紀念日，他發表演說，特別強調藉教育拯救

人類之重要。這一年他在伊佛登郊外的一個小鎮克蘭地（Cindy）收容三十名左右的兒童，創辦了一所小學校，又一次展露出熱愛兒童的慈父裴斯塔洛齊的真面目，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安娜之死

安娜是裴斯塔洛齊的「糟糠之妻」。她出嫁的時候，媽媽說：「你一輩子要啃麵包，喝白開水過日子了。」婚後四十六年的生活確是如此。她在一連串的艱苦生活中，始終是裴斯塔洛齊的支持者、忠告者與安慰者，無論處境如何惡劣，她對於愈挫愈奮的丈夫更加信賴，更加敬愛。

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安娜結束了她七十七歲的生涯。裴斯塔洛齊的悲傷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安娜死後，墓碑上刻著：

做貧者之友、人民保護者、教育改革家——

裴斯塔洛齊的妻子，她當之無愧；

四十六年間，她是丈夫事業上的幕後協力者，

她已留下令人祝福、值得尊敬的紀念。

一八二五年，裴斯塔洛齊以八十歲的高齡離開了伊佛登，回到新莊。兩年後，這位偉大的教育家也結束了他的生涯。

精神永存

裴斯塔洛齊是教育史上的偉大人物，他的教育思想對於世界的教育界有很大的影響。在教育實踐方面，德國、英國、美國、法國、日本等國都深深受其啟導。

裴斯塔洛齊之真正偉大處，在於他有一顆純粹的愛心。他之所以能置身於窮困之中而不忘救濟貧苦兒童，傾家蕩產在所不惜，歷盡艱險亦不動搖，這都是由於愛心使然。

裴斯塔洛齊並不是教育理論及方法上的教育家，他是生活實踐上的教育家。不佩服他的學說與方法的人，只要目睹他的生活、瞭解其心情與教育熱忱，無不由衷欽敬。他一生努力的事蹟將永垂史冊，為後世從事教育工作者的楷模，也是鼓舞教育工作者精神力量的泉源。